

Jennifer Egan

A Visit from the
Goon Squad

恶棍来访

[美]珍妮弗·伊根 著 张竝 译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恶棍来访

[美]珍妮弗·伊根 著 张竝 译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恶棍来访 / (美) 伊根 (Egan, J.) 著 ; 张竝译. —

重庆 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2.4

书名原文: A Visit from the Goon Squad

ISBN 978-7-5624-6621-5

I. ①恶… II. ①伊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46906号



恶棍来访egun laifang

[美] 珍妮弗·伊根 著

张竝 译

策划编辑 张维

责任编辑 张维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 邓晓益

社址 (401331) 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大学城西路21号

网址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40 1/32 印张: 11.75 字数: 246千

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6621-5 定价: 35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诗人们声称，当我们回到年轻时生活过的一幢房子、一座花园，可以暂时找回曾经的自己。这种故地重游全凭运气，成功与失望参半。时过境迁，那些不变的地方，最好到我们内心去寻找。

—— 马塞尔·普鲁斯特《追忆似水年华》，第三部《盖尔芒特家那边》

人生的秘密就像大自然的秘密一样，每次科学发现都会使之减少，却不能消除。

—— 马塞尔·普鲁斯特《追忆似水年华》，第五部《女囚》

目 录

A

1	寻回之物	3
2	金箔疗法	21
3	我才不管呢	43
4	野游	65
5	你们 (复数)	93
6	X's 和 O's	103

B

7	A 到 B	123
8	把将军销售出去	153
9	四十分钟午餐： 吉蒂·杰克逊对爱情、名誉和尼克松侃侃而谈	185
	朱尔斯·琼斯报道	
10	身体之外	201
11	再见，我的爱	225
12	了不起的摇滚乐休止符	253
13	纯粹的语言	329

A

寻回之物

事情一如既往地开始了，就在拉希莫酒店的洗手间里。萨莎正对着镜子抹黄色眼影，发现洗手池旁的地板上有只包，想必是那女人的，她透过穹顶状的隔间门能隐约听见女人在撒尿。包内侧，隐约可见一只淡绿色皮革钱包。萨莎一下子就看出来，她扭头瞅了瞅，撒尿女人的盲目轻信，把她给激将了起来：我住的这城市，只要有半点机会，别人就能在你眼皮底下把东西偷走，你把自己的东西搁在这么惹眼的地方，还能指望它等你回来拿？她想给那女人一个教训。但这种想法只不过是把萨莎向来的感受做了番伪装：那只鼓囊囊、软乎乎的钱包，不正等着她伸手去拿吗——把它留在那儿似乎太没意思，同往常的生活没啥两样，还不如趁此时机，迎接挑战，纵身一跃，跳出牢笼，把顾虑抛在脑后，铤而走险地活着

（“我明白了。”她的治疗师考兹说），把那该死的东西拿到手。

“你的意思是把它偷走。”

他想让萨莎用那词儿，碰到钱包这档子事，很难避免这么去想，这和去年一年她拿走的很多东西不同，那时她的状况（考兹就是这么说的）已开始“恶化”：五组钥匙、十四副墨镜、一条儿童条纹围巾、望远镜、一台奶酪磨粉机、一把小折刀、二十八块肥皂、八十五支笔，小到便宜的圆珠笔，她习惯用这种笔签信用卡回单，大到绛红色的维斯康蒂牌钢笔，网上售价是二百六十美元，是她趁签合同从前任老板的律师那儿拿来的。萨莎已不再从商店里拿任何东西——店里的商品冷冰冰的，毫无生气，诱惑不了她。只有从人那儿拿。

“好吧，”萨莎说，“是把它偷走。”

就萨莎迎接“个人挑战”的那种感受，她和考兹是这么说的：拿走钱包是萨莎展现自身韧性和个性的一种方式。他们要做的就是让她的头脑拐个弯，认为留下而非拿走钱包才算挑战。那样就能治愈，虽然考兹从未用过“治愈”之类的词。他穿了件老式毛衣，要她叫他考兹，可他是个莫测高深的老派人士，以致萨莎说不清他究竟是同志还是正常人，是否写过有名的书，是否（她时常这么怀疑）是个逃犯，冒充成外科医生，没承想把手术工具留在别人的脑壳里。当然，这些问题在谷歌上不消一秒就能查清楚，但那些问题还能派上用场（照考兹的说法），到目前为止，萨莎都忍着没去查。

她在他办公室里躺着的那张沙发是用蓝色皮革做成，很软。考兹很喜欢这张沙发，他告诉过她，因为这样就能减轻他俩目光接触

的负担。“你不喜欢目光接触？”萨莎问。治疗师如此好像有点怪。

“我觉得那样太累，”他说，“这样，我们俩想看哪儿，就能看哪儿。”

“你会看什么地方？”

他笑了笑，“我看哪儿，你不都清楚吗。”

“别人躺在沙发上的时候，你一般会看哪儿？”

“房间里随便乱看，”考兹说，“看天花板。看空荡荡的地方。”

“你会睡着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萨莎通常会看窗子，窗户面街，今晚当她继续说着自己的事时，窗上泛起了雨水的涟漪。她瞥了眼钱包，柔软、熟透，犹如一只桃子。她从那女人的包里把它摘下来，悄悄塞入自己的小手提包里，她刚把拉链拉好，撒尿声便戛然而止。她轻轻推开洗手间门，悄悄穿过大堂来到酒吧。她和钱包的主人压根儿就没照面。

那天晚上，钱包事件之前，萨莎就已过得很糟：约会对象（又来一个）傻乎乎的，留着黑色刘海，老是喜欢发呆，时不时扫一眼平板电视，比起萨莎对本尼·萨拉扎尔存心添油加醋说的那些事，电视上的曲棍球比赛似乎更让他感兴趣，本尼当过她老板，因创建猪耳唱片品牌出了名，他还（碰巧都让萨莎知道了）在咖啡里掺金箔——她怀疑是壮阳用的——往腋窝里喷除虫剂。

不过，钱包事件之后，形势倒有大好的迹象。萨莎发觉自己捏着那只神不知鬼不觉变重的手提包溜回餐桌时，服务生都瞅着她。她坐下来，喝了口疯瓜马丁尼，歪着脑袋瞅着阿历克斯。她露出似

是而非的笑容。“嗨！”她说。

似是而非的笑容出奇有效。

“你很开心啊。”阿历克斯说。

“我一直都很开心，”萨莎说，“就是有时候会忘了。”

她上洗手间时，阿历克斯已结了账——显然他是想让这次约会夭折。此刻他琢磨起她来：“你想不想去其他什么地方？”

他们站起身。阿历克斯穿灯芯绒长裤和古板的老式白色衬衫。他在法律事务所里当文员。E-mail里，他天马行空，甚至显得有些可笑，但见面后就发现他老是心神不定，也很无趣。她倒是觉得他身材不错，不是健身的缘故，而是他足够年轻，身体上仍然烙着上高中或大学时运动留下的印痕。萨莎三十五岁，已经过了这个点儿。尽管如此，可就连考兹都不知道她的真实年龄。无论是谁，就算凑近仔细看，都会猜她只有三十一岁，大多数人都认为她也就二十来岁。她每天锻炼，避晒太阳。网上的个人信息她都写自己二十八岁。

她跟着阿历克斯从酒吧出来时，忍不住拉开小包拉链，迅疾地摸了摸那只鼓鼓囊囊的绿钱包，那是因为她当时觉得心头一阵发紧。

“你也意识到偷东西会让你有感觉，”考兹说，“所以你会提醒自己，改善自己的情绪。可你想过别人的感受没有？”

萨莎仰头看着他。她时不时地这么做，就是想提醒考兹，她可不是傻子——她知道这问题自有正确的答案。她和考兹联手写的这篇故事，结尾早已定好：她会好起来。她会不再偷人东西，会重新关注以前让她拥有方向感的那些事情：音乐；初来纽约时建立的朋

友圈；在大张新闻纸上草草写下的一组目标，且用胶带粘在她早先住过的几间公寓的墙上。

筹办乐队

了解新闻

学日语

练竖琴

“我可不会去考虑别人。”萨莎说。

“但这不是说你缺乏换位思考，”考兹说，“我们都很清楚，就是因为水管工那件事嘛。”

萨莎叹了口气。一个月前她告诉过考兹水管工的事，此后几乎每次谈话他都会想方设法把这事拿出来晒晒。水管工是个老头，是萨莎的房东派来查看她楼下屋里进水的事。他出现在萨莎家门口时，脑袋上一丛丛灰发，还没一分钟——砰——他就扑到地上，朝浴缸底下爬了进去，像只动物胡乱寻找熟稔于心的洞穴。他朝浴缸后侧的螺栓摸过去的时候，手指满是污垢，脏得就像雪茄烟头，为了够到螺栓，他身上的运动衫都往上吊了起来，露出软兮兮、白乎乎的后背。萨莎转过身，替这老头害臊，她慌忙地想随便找点事做做，可管子工同她说起了话，问她洗澡洗多长时间，多久洗一次。“我从来不用浴缸，”她生硬地回了句，“都在健身房里洗澡。”他点点头，没在意她的粗鲁，显然已经习惯了。萨莎的鼻子开始刺痛起来，她闭上眼，用力揉了揉两侧太阳穴。

睁开眼后，她看见水管工的工具带就躺在自己脚边的地上。带子上插了把漂亮的螺丝刀，透亮的橙黄手柄裹在磨损的皮环里，像棒棒糖一样闪闪发光，雕琢的银色锥身，熠熠生辉。萨莎只觉得自己被牢牢地吸附在这东西边，满脑子就只剩一种欲望：她得把这把螺丝刀握在手里，哪怕一分钟也好。她蹲下来，悄没声息地把它从带里抽了出来。没有发出丁零眶唧的声音，她那双瘦骨嶙峋的手做好多事都会不听使唤，可这事倒很在行——天生是干这事的料，顺手牵羊的最初一刻，她常会这么想。螺丝刀一拿到手，她顿觉舒坦，那个在浴缸底下吸着鼻子、后背软兮兮的老头，也不再让她感到难受了，而且还不只是舒坦：而是完全无动于衷，好像为这事感到难受的想法根本就要不得似的。

“那他走了以后怎么样？”萨莎说了这事后，考兹问，“当时你怎么看这把螺丝刀？”

出现了冷场¹。“很普通。”她说。

“是吗。不再特别了？”

“和其他螺丝刀没什么两样。”

萨莎听见考兹在她背后走来走去，觉得屋内有点异样：那把螺丝刀，她就搁在桌上（最近添的第二张桌子），上面放着她拿来的东西，然后她就懒得去看了，现在它似乎悬空出现在考兹的办公室里。螺丝刀在他俩之间飘来飘去：像个符号。

1 冷场，原文是 Pausc，意为停顿，与第 12 章 PPT 里的 Pause（休止符）具有关联性。——译者注

“那你有什么感觉？”考兹平静地问，“就是从那个你觉得可怜巴巴的水管工那儿拿走东西这件事？”

她有什么感觉？她有什么感觉？当然会有正确答案。有时，萨莎不得不抑制撒谎的欲望，而撒谎就是为了不让考兹找到正确答案。

“糟透了，”她说，“行不行？我觉得糟透了。靠，我为了付你钱都快倾家荡产了——我当然知道这不是什么活下去的好方法。”

不止一次，考兹试图想把水管工同萨莎的父亲关联起来，她六岁时父亲就不见了。她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成天想这事。“我记不起他了，”她告诉考兹，“没什么好说的。”她这么做是为了考兹，也是为了她自己好——他们正在写一篇回头是岸的赎罪故事。可顺着那方向走，只有悲哀。

萨莎和阿历克斯穿过拉希莫酒店的大堂，朝街上走去。萨莎把挂在肩上的小提包搂在怀里，暖融融的钱包缩成一团，就窝在她的胳膊窝底下。他们从大玻璃门旁结满蓓蕾的苍劲有力的花枝边经过，正往街上走去时，有个女人左冲右突地往他们这儿跑来。“等一下，”她说，“你们有没有看见——我都要愁死了。”

萨莎一阵恐惧。是那个被她拿走钱包的女人——她立马就认出来了，尽管她想象中的钱包主人应该有一头乌黑的头发，性格无忧无虑，与眼前这人毫无共同之处。女人的棕色眼睛透着脆弱，尖头平底鞋在大理石地板上敲得生响。她棕色的鬓发灰白一片。

萨莎挽起阿历克斯的胳膊，想拽着他走出大门。她能感觉到他

对这样的肢体接触很吃惊，但他仍站着没动。“我们看见什么了？”他说。

“有人偷了我的钱包。我的身份证不见了，明天一早我还要赶飞机。我快要愁死了！”她一脸哀求地盯着他俩。遇到这种亟须帮忙的事，纽约人都是三十六计走为上，萨莎畏缩了。她根本没料到女人是外地来的。

“你打电话给警察了吗？”阿历克斯问。

“礼宾说他会打电话。可我也在想——会不会掉在其他什么地方了？”她无助地看着他们脚边的大理石地板。萨莎稍稍松了口气。这女人属于那种不会存心惹事的人，即便现在跟着阿历克斯往礼宾柜台走去，她举止之间仍含着股歉意。萨莎跟在后面。

“有谁帮帮这人吗？”她听见阿历克斯在问。

礼宾年纪轻轻，留着一头刺毛。“我们已经打电话给警察了。”他说，在为自己找理由。

阿历克斯朝女人转过身：“是在哪儿掉的？”

“洗手间里。我觉得是。”

“还有其他人在里面吗？”

“没人。”

“是一个人都没有吗？”

“也许有人，可我没看见。”

阿历克斯朝萨莎转过身。“你刚去过洗手间，”他说，“你看见什么人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她好不容易才说出口。她包里带了赞安诺¹，但她没法打开包。即便拉链拉着，她还是害怕钱包会冷不丁冒出来，让她措手不及，各种各样令人恐惧的事会蜂拥而至：逮捕、贫穷、死亡。

阿历克斯朝礼宾转过身。“怎么会是我、而不是你来问这些问题？”他说，“有人刚才就在你们的酒店里被抢了。你们难道没有，比如说，保安？”

“被抢”和“保安”这些字眼设法穿透了酒店舒缓的音乐节奏，不仅拉希莫酒店，纽约所有酒店都放这种音乐。大堂里只激起几片小小的涟漪。

“我已经叫了保安，”礼宾说着，扭了扭脖子，“我再呼他们一次。”

萨莎瞥了眼阿历克斯。他怒气冲冲，透过这怒容倒可以把他看得清楚些，而漫无目的地聊了一小时天（没错，几乎都是她在说）却毫无所获：他刚来纽约不久的。来自某个小地方。他想通过一两件事来证明人和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。

两名保安露脸了，同电视上和现实中看到的一样：肌肉发达，一丝不苟，彬彬有礼，但不知怎么又让人觉得他们好像随时都会把别人的脑壳捏碎。他们分头到酒吧搜查去了。萨莎真希望自己能把钱包留在那儿没拿走，她似乎没法抗拒这股冲动。

“我去洗手间看看。”她告诉阿历克斯，强迫自己慢悠悠地往电梯走去。洗手间空无一人。萨莎打开手提包，取出钱包，翻出一小

1 赞安诺，Xanax，一种镇定剂。——译者注